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第一二五八號　原名：抗戰日報

社址：山西興縣

迅速實現耕者有其田

興縣擴幹會通過

教產、戶社地與部隊開荒地

十三萬畝分給農民

（本報訊）興縣擴幹會一致通過將五萬餘畝教產、戶地、社地和軍隊開過的八萬多畝荒地，共十三萬畝地，立即無代價的分配給無地或缺地的抗屬和農民，以迅速實現耕者有其田。教產地均為過去的寺地，多部是各寺廟霸佔的[illegible]……[illegible]，所以現在應宣佈從契約立地權，永遠歸耕者所有。（[illegible]）

呂梁炸彈廠

改造工具提高技術

手榴彈產量增加

（新華社晉綏二十五日電）呂梁小型炸彈廠全體工人，近以改造工具，提高技術，經驗工作的實際行動，[illegible]……[illegible]，工作效力提高了[illegible]……十月份二十天，製出的手榴彈比八月份一個月增加產量兩倍多。工人生活改善，[illegible]……[illegible]

民盟主席張瀾表示

中共力量不可侮

和談陷入僵局張氏中止赴滬

（新華社延安二十五日電）天津大公報十五日上海專電：民盟主席張瀾，對預定日內來滬參加三方面人士挽回時局的商談，與南京民盟方面意見，張氏以和平商談轉入僵局，非短期所能解決，決定暫停來滬之行。又據該報十四日自成都[illegible]電，記者訪張瀾談話，張氏表示：「國民黨估計了[illegible]……[illegible]……」中共有一定數量的軍隊，廣大的民兵，其力量不可侮，如果國民黨硬要一意孤行下去，他的政治經濟財政教育一切不能改良，人民痛苦一天天加深，這對他是異常不利的。」

神府邊境軍民變工

備戰搶收兩不誤

民兵組織爆炸小組監視敵軍

（神府訊）接近國民黨之五六區邊境群眾、民兵、部隊，在緊張備戰下勞武結合，變工搶收。五區一二三四鄉農軍隊駐地附近的群眾由軍隊[illegible]，調出民兵、群眾的勞力幫助收割，軍隊在外[illegible]……

……在工廠又被火燒把腿燒壞，不工作好幾年了。他提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按地評，發動群眾審查

油房溝通產評得公道

幹部克服自私，自動糾正去年偏向

（本報訊）今年初去興縣油房溝動員作公糧時，群眾紛紛提出去年通常產量評得不公道，比如主家塌的二十六埫山地，土質是一樣的，[illegible]……[illegible]……按地評議，因此評議時結合人而不是對地，也就不可能作到群眾實際討論的評議。[illegible]……[illegible]……

大部份幹部都說：「去年產量差不多，沒有多少問題」，[illegible]……[illegible]……最後全部自動糾正去年的偏向，農會幹事[illegible]……

保德保衛隊

十二人參加正規軍

（保德訊）保德公安局保衛隊十二個戰士，自願參加正規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王[illegible]）

閻賓航徐壽軒到東北

將就任政委會委員

（新華社東北二十五日電）東北名流老閻寶航、徐壽軒兩氏已由蔣管區於十六日抵安東，[illegible]……[illegible]……抗戰八年東北各省出代表聯席會上，[illegible]……

河曲瓦窯坡實驗公糧

訂好通常產量

全村人人歡喜

（河曲訊）瓦窯坡實驗公糧時，[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劉[illegible]）

冬季不應成為浪費的季節

嵐一區幹部下鄉 發動群衆冬季生產

（嵐縣訊）一區幹部討論冬季生產工作。由於今年災情嚴重，莊稼歉收，災情重的村子，收穫尚不夠糧籽，羣衆産生了悲觀失望的情緒，抱上「收不收吃一秋」，「眼下能吃上喝上些，到後再看吧！」的消極態度，加上從羣衆一貫冬閑「閑一閑吃閑坐」的舊傳統習慣未打破，秋收後就不動彈了，閑打平夥、閑吃喝、串門、閑扯來消磨這個冬季，往往把糧食吃完，冬天就成為浪費的季節。根據這種情況，區開展今年冬季生產，首要的任務是改變舊習俗和提高羣衆的生產情緒。因此決定召開座談會，團結今年災荒來教育羣衆加緊生產，用老農過去遭年饉的經驗來教育大家，防止浪費現象。對貧苦羣衆應切實幫助其解決困難，解除恐慌的心理。在節約方面強調省吃豬肉，因今年的豬增多，全區總豬在一千五百條以上，能換糧九百餘石，作為冬季生產的資本。在生產方面除號召發動紡織外，可以各村不同情況組織運輸隊、開油房、作紡、砍山貨、担挑小販，在非線方面要加緊除害蟲、集肥，做到大家節約，人人勞動。現全區幹部已分別下鄉，進行工作。（周景山）

嵐四區檢討過去經驗 開展今冬大紡織運動

宣傳紡織又抓緊領導，紡織就能搞好

（嵐縣訊）嵐四區今冬大紡織運動，四區於本月中旬召開村長、紡織幹部會議，各村熱心紡織人士及技術優良的紡織婦女均參加，到會三十餘人。會上通過好、壞及由壞到好的三種不同典型的研究，交流了經驗：北關因抓緊對受訓紡織婦女的領導，半年來全村由紡婦九人發展到八十八人，織婦二人發展到十二人，共紡績一百七十九斤半，織布三百七十八丈餘，全村靠布穿衣有餘。該村也是由壞到好的典型：開始動員婦女學紡織時，有人謠說：「紡織是八路軍勾引年青婦女」，壞人挖陷坑要跌斷婦女的腿，晚上受訓婦女回家，壞人學鬼叫，挑撥紡訓班的織婦李白女的男人，打壞了李白女的頭，領導上發現這些問題後，便召開了家長會、婦女會、軍屬會，進行教育，用事實提高[illegible]，改變了家庭關係。其中李白女是最好的例子：她在受訓後積極紡織，六個月紡線十四斤多，織布九十七丈，給自己和家中穿布二十二丈，入合作社股一萬元，還給婆婆買下衣服，今冬又計劃買牛，和家庭的關係就搞好了。該村打破了[illegible]，婦女受訓[illegible]，上級任務交代，也不領導、幫助，因而後[illegible]幹部會上也從來討論過紡織工作，紡織婦女什麼作用也沒起。其餘如馬家莊幹部思想上不重視羣衆的穿衣問題，說抽不出時間做紡織工作，其他工作一忙就把紡織推在一邊了。上明村長尹法元更無熱情發展紡織，組沒有經常的檢查，[illegible]制度，也不調查[illegible]。因織女得[illegible]用八十天才織十二丈布，群衆說：「快織也不頂事」，「不關自己」結果[illegible]學紡織了。從縣內現有紡婦一百二十五人，大部份是自己買棉花、割車子開起紡織，秋收中也未間斷的事實，大家一致認識了過去依靠公家、依靠公家解決紡織問題的思想不對，領導上應耐心教育羣衆，啟發羣衆的紡織要求，由羣衆動手，[illegible]穆才能搞好紡織的大發展。

關於今後工作，分開三個不同類型的村子作了詳細研究決定：如漢紡織基礎的馬圍村等，應以發展紡織為主，從領導苦村子的苦人做起，拿做好的例子提高羣衆信心，再由她們推廣。過去有些基礎而現在紡織停頓的村子，應從上而下的檢討，研究原因，認識過去織不好布，不是紡織不頂事，而是沒有領導好、組織好，通過羣衆的檢討，發動自願，在恢復中來發展。基礎較好的北關、斜坡等村，須加強紡織婦女的教育，改變[illegible]織布的領導，宣傳現有基礎，擴大宣傳，依羣衆要求下開辦訓練班，求得全村紡織的大發展，最後選舉了領導，有紡織婦女李白女等十人及積極負責領導北關紡織的村幹部吳閣明等兩人當選，在這些模範同志的號召下，又展開了村與村、個人與個人的競賽，大家都有高度的信心來完成自己的計劃，迎接今冬的勞英大會。（王俊、蘇英）

臨縣王家溝 喬仲英當選紡織模範

靠紡織買地翻了身，又積極幫助別人學紡織

（臨縣訊）四區王家溝的喬仲英，[illegible]學會紡織，[illegible]原是貧苦家庭，不能維持生活，在舊社會時[illegible]就大量織布[illegible]。勞男動，把地都典賣出去。新政權建立後，她才開始學習紡織，到現在除解決了全家三口人的穿衣外，織下的錢把過去典出的地贖回來，又新買地六十畝、窯洞二眼。男人也轉變了，開了四畝荒地，除自己紡織外，還積極幫助其他婦女學紡織，全村共有婦女二十一人，都學會了紡，有十七人學會織（內有她教會的十二人）。四四年她就在舊家坡台開了紡織訓練班，共教會二十一人，各自織布十六人，到寺溝村又教會三人，共教會織婦五十四人。今年她自己紡織布七十七疋半，給別人織布[illegible]，除紡織外，賺本幣八萬餘元。（王興華、苗長俊、郭樹蘭）

解決群衆冬衣，發展副業 貿易總公司 低價賣布收購藥材

（本報訊）貿易總公司於今年夏季就有計劃的收買土布，減少了土布外流，和紡織停滯的現象。最近為幫助解決羣衆冬衣困難，又將尺碼低於市價百餘元大批出售土布。該公司門市部僅從九月廿日至十月二十日一個月內，就出賣了土布一萬九千七百七十一疋，每疋平均約二萬七千五百元，給群衆保持着一定布與米的比價（和糧價相等），打破了年年冬季布價高、糧價低，農民吃虧的現象。為幫助農民擴大副業生產，總公司又通知各分公司大批收存土藥材，僅興縣一處，就已收購六百零六萬元的貨，大黃一項即有三萬餘斤，準備出口，換回必需品，供給羣衆使用。（李丁一、劉明）

寧武二、五區幹部 學文件佈置冬季工作

未分配的鬥爭果實決予分配

（寧武訊）二、五區村主要幹部檢討目前的思想，大家對關懷羣衆[illegible]攤攻、搞不在乎。認為：「大家都[illegible]不來。」一般村長說：「他管他，我管我工作，」時事我也不知道，還怎麼打？」因這對時局認識不清，有些幹部思想模糊，麻痺僥倖檢討：「我們天天修路、搞木，非常高興，後來動員羣衆做事，我想還一下再[illegible]時候再走火車呀？」會上，以「七個月總結」和「全解放區人民動員起來粉碎蔣介石的進攻！」兩個文件進行學習，大家總結了過去工作，作了很好的批評，決定進行檢討和解決羣衆鬥爭果實。初步統計，現有二百石[illegible]、一千八百五十二畝土地、以及衣服、布等，決定下去分給羣衆。此外，還佈置公糧、建立民兵、[illegible]、消滅空白村子等冬季工作，首先集中幹部在未發動羣衆或發動不徹底的村子，進行實驗，第一期，從十月二十日開始到十一月二十日結束，區選定二三個行政村實驗公糧，其他村莊，調查去年公糧中不合理的問題，搜集羣衆意見修改今年公糧條例，並配合完成訴苦、參軍、紡織運輸等工作，第二期至十二月底止，完成全區公糧工作。決定作完一個村子，鞏固一個村子。現五區已在東馬坊、官莊行政村，開始實驗。（劉玉柱）

崞一區沒領導好紡織 群衆穿衣困難

多季生產以紡織為中心 幹部家屬先要學會

（崞縣訊）一區五十個自然村，只有十六七個村子有紡婦，能織的則更少數，因之群衆穿衣問題，甚感困難，不少羣衆糶賣糧食而買布，一個布要一石四斗糧食，因換不上棉衣，影響了冬季生產。紡織發展緩慢的原因是領導對紡織的重要性認識不足，以為紡織是無關緊要的副業生產，是婦女們的事，放鬆了領導。如燕家村開始組織紡織時，[illegible]發下了一百零八架紡車、三架織布機和一部份棉花，但幹部不很好進行組織教育，只把棉花發給公家紡，規定紡一斤交半斤線子，紡婦們都以為是公家的紡線，又知道半斤用不了一斤花，就把它點了燈浪費了，完成了任務就算。區辦紡織訓練班，只動員四個紡婦，其中有二個地主、一個富農、一個商人的女兒，她們不好好的學，經常把[illegible]，自己不想穿，結果不幹了。區村幹部也不督促改進，有些幹部[illegible]說「紡織一」，但自己家的女人卻不紡織。根據以上情況，區幹部上明確規定今冬生產以紡織為中心，幹部首先要動員自己的老婆紡織，形成紡織骨幹。在領導技術方面，採用輪訓辦法，開辦短期的紡織班。在組織和動員過程中以解決穿衣問題進行實際教育，棉花和工具都要幫助解決。（周景山）

編後話

從興縣油房溝及河曲瓦窯坡兩村的公糧工作看，去年之通常產量所以未能貫徹，其基本障礙是幹部自己想少負担以及從狹隘的照顧貧苦羣衆利益出發，結果致實沒有很好貫徹，阻礙了生產的發展。這個問題，如果不從思想上提高幹部的認識，首先打通這一關，則依然會障礙今年公糧通常產量的貫徹。油房溝及瓦窯坡兩條消息，都提供了一些作法上思想教育上的經驗，值得參考。但更重要的是各地應根據幹部思想之具體情況，和[illegible]貫徹通常產量而引起對生產發展上的惡果，進行教育，只有克服了幹部這個人或狹隘利益的思想，通常產量是可以順利的貫徹下去的。

×　×　×　×

「歸冬閉穴」，「閑吃閑坐」，這是農民在舊社會裏對於壓迫剝削階級的一種消極反抗，並不是因為生活好了到冬天享樂享樂。這種舊的傳統習慣保留下來，就會影響生活之繼續改善。因此必須很好的進行教育，說明今天新社會裏生產的成果是屬於自己的，生產得越多，生活就越能改善，閑坐閑吃，光陰就過不好，吃虧的是自己，今年年成不好，更應抓緊冬季生產以作補救。

挖掘水窖，增產糧食

賈燦章

貧苦地區坡地較多，每年被雨水沖去的肥土，使地力一年不如一年！有的甚至將表土全部沖去只留下心土，以致不能耕種。根據調查，在臨縣一帶秋天的掏水窖，是比較有效的辦法，他們說聘女時，先要打聽一聽家水窖的多少，由此可知水窖是決定地能否種好的一個重要條件。現將水窖的利益、辦法介紹如下：

（一）利益：下雨時，將地面上的水攔在窖內，秋後將肥土掏出上地，不但使地裏肥土經常保持，且肥氣也大，窪地也能逐漸變平，可增產食糧。

（二）做法：在傾斜地坡的低處凹處，選擇比較好的土質（怕漏水），挖窖二尺餘，深四五尺，長度可視水量的大小確定，掏一個或幾個都可以。平地[illegible]的地窖，也需挖個窩。

興縣一完小教員康進文 貪污學生伙食錢

未從思想上檢討，不能自動反省

（興縣訊）一完小管理事務的教員康進文，與縣[illegible]三個月的伙食籌辦人，貪污了五萬四千元。該校教員每日向同學們要斤四兩米的米、六十元菜金，到月底不公佈賬，小米下鍋不過斤半，在肉上也算賬，西也不打算，他的日常生活很浪費，一個月就吃了二十四兩[illegible]，買香煙，擺了一套[illegible]的四式服裝，一次喝了一丁[illegible]，到[illegible]家會吃了一頓[illegible]，天天都吃白麵，除掉四小米外，常吃零嘴化了五千多元。最近學校檢查了他的賬，毛病很多，如日子不對、流水老賬不符、補記賬、浮報帳目[illegible]多元……等等，事情通過[illegible]中，他還化了以前貪污下的兩千多元，僅從縣聯社的初步清算，他已貪污三萬九千元。在他影響下，新從了友[illegible]起來的[illegible]也貪污了一萬五千元。該校教員開始[illegible]態度不好，不承認自己有貪污行為，以後經過與縣教員討論中，同志們給他提了許多的意見，經過再三追問，他才承認只一二千元，有的同志與他進行了生活上的比較，他才把對外的收入數目算出來，才由思想上來轉變。但他今[illegible]不能好好的檢討自己。（王懷德）

更正

廿一日本報第二版「邊區貿易管理局」一則消息內，[illegible]「一保價低於一百六十元者……」，「……保價一百六十元以下者」，[illegible]特此更正。

晉南我軍收復翼介鎮馮王廟
控制聞夏安夏兩公路
垣野我軍又殲美械蔣軍一千

（新華社陽城二十五日電）一週來，同蒲沿線八路軍地方武裝自衛反擊，連傳捷報。太岳三分區地方武裝於十四日繼收復晉南廣大地區後，復攻克安（邑）夏（縣）公路上重要據點翼介鎮，據點內蔣軍全部就殲。十七日晚，另一部地方武裝攻克夏縣西北十五里之馮王廟，殲滅特務武裝「愛鄉團」一個連。自翼介鎮馮王廟兩重要據點收復後，安（邑）夏（縣）、聞（喜）夏（縣）兩公路即被八路軍完全控制。十八日，蔣軍第一旅殘部被殲百餘人，大部被俘，繳獲大批軍械馬匹。由聞喜沿同蒲線南行，遭八路軍地方兵團伏擊，大部被殲，繳獲甚多。十九日，蔣石關軍四十五師兩個營出犯城東三十里之東村，遭八路軍一分區地方武裝伏擊，激戰三十分鐘，殲滅閻軍一個營。以上數役，共斃傷蔣閻軍一百九十餘名，俘連長以下一百四十六名，繳獲長短槍一零一支、輕機槍十四挺，其他軍火物資甚多。

（新華社晉冀魯豫二十五日電）轉移至垣野城郊之八路軍之某部，向美械蔣軍第五軍與第十一師（原第十八軍）進行反擊，在垣野城內之李家樓、城西之馬家莊及城西北之磨橋，又殲滅其一千人，連本月初鄆城戰役，該兩軍折損兵員已在六千人以上。現我軍正以有力部隊挺進敵後，保持機動，繼續殲滅進犯者。

雲南人民反抗蔣家暴政
民變武裝達一萬三千
廣東人民武裝遍佈廣大地區

（新華社延安二十四日電）據滇新民日報九日訊：雲南人民被迫起來反抗蔣介石暴政之民變武裝，在滇東、滇西、滇南三區已有一萬三千餘人，其中滇西區人槍在一萬以上，並有手槍千餘枝、機槍數挺。滇東區已發現者有二千餘人，滇南區即有一千四百餘人。

（新華社延安二十五日電）據各地報刊消息：廣東人民武裝遍佈該省西南部、西部與南北廣大地區。西南粵桂交界處，欽縣附近之十萬大山一帶，有人民武裝兩部，共二千餘人，一為步兵防城人民為抵抗日寇而組織的「防城支隊」，一為張炎將軍所建立的「南路解放軍」。該兩部曾於今春擊退蔣軍六十四軍某部保安部隊的進攻，現仍繼續發展中。西部西江以北廣寧、德慶、四會一帶地區，有廣寧知識青年與農民聯合組成的「西江人民抗日義勇隊」，該隊成立於去年一月，在戰後曾給蔣軍百餘次大小打擊，他們勸告地主減租減息，並於今春當地災荒吃緊之際，曾以勸捐運糧及自己節約等辦法救濟飢民，深得地方農民與地主的愛戴。海南島有人民武裝二部，聲勢甚壯，六月中旬，該部百餘人曾在大[illegible]會議。東江南岸有粵東游擊總部名叫「海興」的軍隊一個。東江南岸有「救鄉軍」，珠江三角洲上有「五龍堂」，雷州半島亦有人民武裝一部。據粵保安司令部發言人告新聞報記者稱：這三處隊伍，都擁有大砲機槍等新式裝備。此外，廣東與湘贛交界處，亦有人民武裝一部，來往於兩省之間，使「進剿」的蔣軍一籌莫展。

簡訊

十月十七日天津益世報載：包頭市官丹大陶天主堂，上月二十五日夜，被十多個武裝齊全的人物劫去價值二億餘元的財物。

山海關內外民兵打游擊
破擊華北東北間蔣軍交通

（新華社冀東前線二十一日電）（遲到）山海關內外民兵游擊戰烈火已燃遍溝通冀北與東北蔣軍的咽喉蔣軍據點區，北寧路、長城等鐵路之間所有公路大道，悉遭民兵破壞，並收回鐵軌七千餘條，鋸斷一千餘根電桿與枕木無數。本月七日，蔣軍軍車一列十四節，在開平一帶觸雷，與從東開來軍車十三節相撞，機車全毀。沿線民兵出沒無常，僅上月前半月不完全統計，民兵單獨活動即殲蔣偽軍七十餘人、生俘二名，繳獲美式裝備一部。臨榆武委會已接連舉辦爆炸訓練班兩期，各村選出的一百八十餘名地雷手技術日益精進，平均每人可埋三至五個。分區內將地雷普遍研究後，現已回鄉開展民兵活動。目前，馬頭莊附近民兵地雷手初試鋒芒，四顆地雷即炸斃蔣軍官兵十七名。盧龍各村日益活躍的麻雀戰地雷戰，使蔣偽軍到處感到「行路難」「宿營難」之苦。九月六日，進犯燕河營的蔣軍怕挨地雷，專揀小路行進，每日速率只二十餘里，侵佔燕河營後，開進村門時觸到大地雷一枚爆發，斃蔣軍七名。當地著名爆炸手范明玉在蔣軍進村後，偷偷沉着的埋地雷，炸斃蔣軍排長以下官兵三名。八日，蔣軍千餘名企圖由撫寧河鎮渡青龍河時，遭民兵阻擊，南寶二十餘里，改道渡河，復被東安民兵三十餘人隔河阻擊，相持三日，只得退回城。盧龍城郊民兵配合八路軍在五發紅花峪附近以地雷殺傷蔣軍一百七十名，生俘二十名，獲步槍三十餘枝，使該蔣軍狼狽撤退。遷安區人民大舉備戰。九月二十二日，蔣軍進犯寶各莊，八名民兵以靈活的麻雀戰，阻擊進犯的蔣軍一個團，斃傷其三名，後又配合八路軍襲擊石門蔣軍，陸續繳獲輕機槍二挺，步槍八枝。

女民兵高鳳英
——一個翻了身的新型婦女——

家住黎中姿莊的高鳳英，確實是一個翻了身的新型婦女，今年才二十一歲，有一雙天然的大腳，拉着一根小馬槍，走起路來非常快，游水爬樹，放哨瞭望，到據點附近去偵察敵情，都表現了驚人的勇敢和機智。兩月來，她參加了十一次游擊戰鬥，第一次是在下馬渡，她爬上大樹去警戒，發現了四十個蔣軍從西南方奔來，她迅速跑回去報告，於是就在預先展開了隔河的戰鬥，她也第一次拿起來小馬槍射擊，蔣軍很快就被他們擊潰了。從那以後，她就越來越勇敢，不管處境的環境如何艱苦，她仍然經常回去活動，有時帶領隊伍去捕捉奸細，有時偵查情況。一次，當她單獨回來時，被蔣軍發覺了，十多個蔣軍包圍了她的家，她卻從容地溜到門前的高粱地裏，向東北方奔跑，蔣軍便一直在後面追趕。跑到十字河時，前面是大河，後面又無退路，追着的蔣軍喊：「看你逃到那裏去，淹落的來！」她很快的跳進河裏，浮過了三丈多寬的大水，岸上放哨的蔣軍只好垂頭喪氣地說：「這娘子真厲害。」

高鳳英本是一個生長在貧窮家庭的婦女，她丈夫在上邊做苦力，一年到頭辛苦勞動，今年春上閻錫山開始了奸淫擄掠生活的日子，她就一起和婆婆下田。蔣介石卻又瘋狂地進攻了，她非常憤恨，就說：「現在我們除了拿槍打游擊外，就不會有別人過的日子。」她要求參加游擊隊，起先婆婆不同意，但終被高鳳英說服了。

她參加武工隊後，白天開會，黑夜戰鬥，英雄事蹟流傳整個據點中，婦女們也都互相鼓勵的說：「高鳳英能做，難道我們不能嗎？」（晉中小滿訊）

劉伯承將軍警語：
蔣介石越高唱「和平」
我們越要警惕其血腥屠殺

（新華社晉冀魯豫二十五日電）「蔣介石越是高唱『和平』，我們越要警惕他進一步無人性的血腥屠殺」。這是晉冀魯豫軍區司令員劉伯承將軍在談目前和平運動發表談話時的警語。劉將軍指出：蔣介石在以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兵力繼續瘋狂向解放區進攻之時，放出和平煙幕，祇是掩蓋其更大規模軍事進攻的陰謀。劉將軍警告蔣介石和美國反動派不要因為人民軍隊暫時撤離張家口、承德、菏澤、蔡莊等城市而過分高興，我們從沒有看重一城一地之得失，因為決定戰爭的不是一城一地而是有生力量之消長，三個月以來，我軍已消滅了蔣軍三十個旅，活捉第十軍軍長趙錫田以下官兵數千人，其最精銳的美械部隊第五軍及第十一師也在鄆城近鉅野被殲一旅，損失六千人以上，如果蔣介石一味玩弄陰謀，不老老實實的從所有非法侵佔的解放區土地上退出去，實行政協決議，恢復一月十三日的位置，我們決不停止正義的全面抵抗，直至徹底粉碎其進攻，收復一切失地，恢復國內和平，實現政協決議為止。

專論

論蔣介石的財政危機

徐方略

蔣政府的財政已陷於空前的膨脹程度。在法幣收支方面，去年決算歲出一萬二千餘億（預算二千六百億），今年預算為二萬五千億，至五月已全部用光，到七八月間，據九月二十三日文匯報載戰時財政專家的計算，每月支出已達一萬億左右，等於一九三七年兩年每月平均開支的一千六百五十倍，等於北洋軍閥統治的一九二五年每月平均開支的二萬餘倍。在糧食收支方面，今年田賦（包括徵實徵借公糧）為一億一千七百五十七萬市擔（據透社八月十七日電），倍於去年之數。

財政急速度的膨脹，是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的直接結果。蔣介石動員了陸海空軍三百八十萬人，因此單是軍餉，每月就需五千餘億元，全部軍費實際不止此。而所有黨務、特務、警察、內政、司法、財政經濟各部門——這個極龐大的官僚機構的費用，與軍事費用成一與三之比，月需二千億元，二者構成蔣政府支出的絕大部份。在糧食方面，三百八十萬人的軍隊年需食米二千一百餘萬市擔，合穀四千餘萬市擔，已與田賦徵實徵借歸於蔣介石「中央」的全數相等，但龐大的官僚內戰機構所需糧食尚未計入。

內戰的巨大支出，帶給蔣管區人民以沉重的負擔。蔣介石統治下的三億人民，包括男女老幼，每戶平均以五口計，依上述支出數計算，每年的負擔就達二十萬元及糧食一市擔七斗。但實際負擔比上述數字還要大過很多，因為目前蔣介石戰爭動員的人數，除正規軍外，至少仍有兩千萬人，因此主要的是以武裝徵收徵來滿足的，此外還有數倍於正規收入的敲詐勒索與貪污中飽。

蔣介石財政日益龐大的收支赤字估計收四．三倍，今年的貨幣收支赤字將更大，七八月間的每月收入包括正常稅收（最大的是海關進口稅），中紡公司盈餘、敵偽產業標賣、黃金外匯以及依靠「美國爸爸」的剩餘物資與經濟物資的出售，總共不能超過一千七百五十億（雜誌計算），只佔月支的百分之十七．五，赤字為收入的四．七倍。去年每月平均赤字（九百億強）的九倍。今年一月收支方面，去年的收入不及半數，今年的徵收數倍於去年，但是無補於財政貨荒更大了，與蔣政府「寅吃卯糧」的計算，今年[illegible]。

[illegible]收成只及常年的七成，蔣管區糧食二億六千餘萬市擔，即使加上聯總所允諾的每月進口救濟糧食三十萬擔及湖南的雪口，仍缺少二億十萬市擔。無疑的，今年的徵實必更難足額，而糧食的與糧食的入不敷出，蔣介石是不能依靠「美國爸爸」的「救濟」而完全解決的。

因此，蔣介石只能乞靈於無限制的發行紙幣的一途，來「補」法幣及其他人民的罪惡戰爭。目前「法幣」發行速度，僅上海一地每日印鈔已達二百三十餘億（十月十七日聯合晚報），這就是蔣政府每月赤字百分之八十二．五即八千餘億元的唯一「財源」。（平作去年八月四日已達十萬餘億（財政評論十月號所估計銀行存款），今年年底將達二五萬億。據民主團體的預測，今年年底將達二萬億。），一般照目前速度的增加，必將成為一現實，一年的增發，都倍於其過去十八年戰前統治的十個年頭的七十倍。

[illegible]的蔣政府的統治，不僅無限制的增發紙幣，又必然使蔣政府的物價飛漲的無限制膨脹，美國物資的傾銷，使工業生產力的大破壞，不能增大收入，就形成了蔣管區財政收入日益縮小的惡性循環，這三者交互影響，互相推動蔣管區社會經濟危機，其結果蔣介石財政本身走到崩潰。

蔣介石嚴重的財政金融危機，給人民大負擔，現在已經造成了蔣管區三億人民不得不從餓死亡線起來反抗，為生存而抗爭。一年來，漢口等地的搶米風潮，四川、浙江等地的糧工罷工騷動，湖北、陝西、蘇北、江西等地民變，其實就是人民反抗蔣介石政府內戰、徵兵、徵糧、徵稅的積極的表現，蔣政府的「民變」，「抗糧」，「抗丁」已成為他們的主要口號。這一切，正是蔣介石自己埋下的一座火山。（新華社延安電）

副刊

買到一架軋花車

李叔仁

編者按：這篇東西寫得很詳細，顯得有冗長的毛病，但是它的接觸材料，注意問題，特別是注意事件的實際過程與思想作風，這種工作是如此，領導工作也是如此，這正是我們目前工作和通訊中應該注意的地方，特全文發表，以供大家研究。

沙溝[illegible]是瓦窯附近的一個三十八戶人家的村子，在種棉上有顯著的進步，幹部和羣衆經常研究報紙上關於種棉的文章，爭取改善自己的生產，八月間劉縣長下鄉到這裏來工作，發動起三畝後，平地、場地上的棉花吐子就開始開鈴了。全村男女都到地裏來摘花，他也和幹部們，羣衆一塊下地，才棉花。在扎[illegible]花的過程中，他和村長樂如山及自然村幹部提出了幹部羣衆需要，解決羣衆困難。幹部們在吃飯時提出：「淨棉花就是沒有辦法的困難。」劉縣長說：「可把淨棉花的事情對羣衆中醞釀一下，看看羣衆的要求怎樣。」經過兩天工夫，進行情況如下：

問：今年比去年多種多少棉花？

羣衆：去年三十多垧，今年六十多垧。

問：去年棉花怎樣淨的？

羣衆：遠的背到石門莊，近的在瓦窯。可不用說啦，咱有[illegible]容，人家收容，可難收。有時三斤籽花淨不到一斤淨花。村裏[illegible]家的花跑了幾個村子才淨下。十一月還沒有淨下，不能紡織布，也深損，受了凍的人家可不少。

問：今年多種了一倍棉花，準備怎淨呢？

羣衆：以前家人說了一個，實一架軋花機子，說了一個也算了，能買一架軋花車子就是好，就不好，村裏的花不用常到外村去淨。買一架軋花機子不知道貴賤，買起買不起。土機子（腳踏機）才一天淨十二三斤，可不頂事，趕不上要花了？

問：你們想買就能行，事情只怕大家不願意，只要大家願意辦沒有辦不成的，可以先和羣衆人們、幹部們商量一下，看願意的人多少，如大家都願意就看你們想辦法買一架。咱在先算算究竟有利沒利，軋花車一年能淨多少？

羣衆：聽說瓦窯家的車子一天能淨一百五十斤。（實際不止此，一般在二百斤左右）車子淨勤還能多。去年一斤籽花倚一合米，十塊錢，今年得四十多塊，按二區人說，今年不下五十塊錢。

問：咱沙溝[illegible]今年能產多少棉花？

羣衆：六十多垧，一垧按四十斤淨棉，能產二千多斤不到三千斤，籽花就收萬數來斤。劃起來，一斤就按四十塊，總不到四十來萬元。可化的多啦。

問：照這樣，把村裏淨花出的工資合起來買一架軋花車子，把棉花由淨了，淨賺了一架機子。就拿一天淨一百五十斤籽花，全村萬數斤花有兩個半月可以淨完，還能讓的淨一些哩！

羣衆：就是，一年能淨四五個月，兩萬斤花就賺八十萬（按四十元算，實際在五十以上）。喚，劃起，人家不關，咱們少幾個人也關。明天就回縣裏買去，不知道有沒有？

回頭咱見，在獎勵植棉的政策下，農村生產發展了，對生產工具的改進，解決生產中所遇到的困難，這是一個羣衆的最實際要求，又是長[illegible]的要求。經過這樣的醞釀，劉縣長就抓住這一工作，在村幹部與如山、王子、康兒、余健、馬兒提了寄的會議，把羣衆的意見提出來討論，幹部們首先贊同，各以一石多子，三萬元，十斤棉花作收金；馬上就提出來讓康兒和馬兒子趕快去。但說也不知道，劉縣長多少人認說：「你們既然願意，才對大家說：有多少人願意買，可是來文來，明天再和羣衆商量一下，後天再去辦不好？」幹部們在吃飯的時候，分頭到各家去商量，結果到縣去十六戶，都有情願幫助康兒卸卡花，羣衆情願買車子。一[illegible]一次，到實業公司去買，沒有。康兒和馬兒子在城裏東西兩個跑遍了也沒有，聽人介紹到一家去，看到兩架車子，一問人家，一架已經賣了，一架是保險不能使用。康兒還跟熱，問到說工具沒有，跑上去，說要是不賣。只得跑回來。一回到村子說了這個情況，就有人提議到省城去買，或到保德去買，情願是很高的。要劉縣長介紹到那工具廠去買。

第二天去買，於是王子和余健有羣衆勇的，四處說要一次這城路費花的太多——四千八百元，在路上吃西瓜吃月餅的填實現象。劉縣長給幹部們講了勞英雄保德合作，給羣衆提出牲口不住決的故事，提出要得到羣衆的相信，就得要得羣衆的東西。所以，村裏取介紹信，又連夜由村裏到工具廠，看了車子說定價錢三十萬元，並且是現款，兩天就趕回來了。一回來把價錢報告了，而且是現款交易，一下把羣衆發生了動搖。余健說：「哎呀三十萬元哪，去[illegible]就是賣下能不能[illegible]回來。只有我們（二）區羣衆不這事，除自己的事情給羣衆辦的，不多；（一）怕羣衆不相信自己，因為像這樣已經說話不抵事，因為（一）什麼不能檢討起來。常時和村上的同志們來萬二千元了。大家的情緒又高花，再加上幹部的就說三十一出，要十六萬，又新添十六家中退出去了兩戶，發動，說定按五千元，有幾家不要的羣衆，這樣又一次動搖，和深入羣衆中去了。」

劉縣長給咱們說一句話吧，我們幹部找劉縣長商量來了。

王子：咱的車子又沒有買下，價錢大，又是現款，我們可一時拿不起呀！但是劉縣長給咱想辦法吧！

劉：你們說，我的力量大？還是老百姓的力量大？

幹部們：說來是老百姓力量大，可是錢，一時是不行的。

劉：老百姓究竟真正願意不願意，要是能願意的話，羣衆是顧意了，錢就如是一下看，幹的，說出來的，試的，先問他棉花長的如何？能收多少？去年和今年淨一斤花的工資差多少？以我看他的棉花能下五六十斤，一百六七籽花，以五十元算，光工資就得八九千元，子，賣的背到外村去淨，人家有沒有容國不定，就以全村說吧，背的背不上，比去年多種三十多垧，咱村也值得買一萬數籽花，這樣的情，光咱村不知道架軋花車。羣衆：這樣的話羣衆有人願意不願意。有人說道沒有？！這就看羣衆的願意了。

余健：這樣說也許行，咱們就沒有和人家照這樣說過，試試看。況且劉縣長是全縣的縣長，說這一村羣衆買一架車子，咱們分頭去動員，看有多少架子。咱們四十來家，一家出五千元，這能到二十萬，這是我的意見，咱們的就夠了。

大家說：這就是好意見，明早就分頭去動員。

在村幹部沒有會到羣衆的時候，力量就很大，軋花機器已經高的。又不一樣辦法解決了，然後劉縣長又一手承擔的去想辦法，但這樣就被迫把這問題弄到羣衆中去了。

一次動搖，和深入...

辦法，或找劉縣長外再無辦法；（三）要劉縣長外，羣衆相信吧，也沒有把車子帶回來，羣衆也是看見能淨下棉花才能發動的。我看，就要是羣衆需要的，到就是，只要是羣衆需要的工夫就能看上看，不是羣衆人說，我們劉縣長也對幹部們說的力量大。這一天，劉縣長說：「我說是依靠羣衆，我們說話羣衆聽，羣衆才能做好工作了，羣衆說話羣衆相信，不要從我們錢是縣長，反過來，我們羣衆才對我們認識。」可是問題又發生了，但如山負了保賣棉花的責任，到瓦窯，我賣局買價，在市價，花合作社的責任，同康兒去交涉，下，探買只出五升（大）米的情況，每斤要吃三升（大）米的棉花，了主張，不但羣衆和大家商量，動搖了，幹部也動搖了。賣花的幹部也動搖了。

王子：我們顧意種，咱說甚是甚，咱大家說了，不行，咱辛苦一年把東西錢了，咱擔不過那老人家來。

康兒說：我那棉花還不知道摘下十斤，撒下不下哩！如山：照這樣說，一萬五千，我入一萬吧！車子那麼貴，說在我有人，上了棉花，又有那麼多就是有利的：下來能賺多少？聽說了：明明吃虧這顧意。

劉縣長：我抓住只看見吃虧，又低了的情況，把王子的棉花算了一下，一百廿斤（王子自己產的）淨花一合淨花，三百六十斤，（用軋花車淨，三天可以淨出，用土機淨，以每天十五斤出花，要費工廿四個，一工以四升米計，即為九斗六升，計飯食二十一天，又需約四十一斤，即為一斗五升，共須小米一石一斗多的開支，合鐵洋四萬六千二百元。自己開入股金三萬元，以錢買價算須十二斤棉花，要吃虧三斗六升，合鐵洋一萬四千四百元，傳授者才是四萬四千四百元。而且軋花車實到，就不年年吃這一石一斗多的虧。同時又把全村的賬算了一遍。就是說：從全村看，賣下車子，淨了花，[illegible]利二十萬（實不止此），以個人看，賣下車子，

了，棉花實在有利（至少是白淨了今年的棉花，明年一定有利）。這樣王子才說轉的堅定下來，只要讓老人寶花入股；余佳怕鬧不成失信仰，現在說是甚就甚，咱們首先帶頭說甚是甚，馬兒子說，商量了，先把這個（?）來了，這樣這在村中借了二十一萬的，不知道的，（?）正於是由政府作保，又經劉縣長交涉，還如此吃虧的，欠款在半月後交花，也是羣衆沒有商量的結果。

第三次到工具廠，價錢漲成三十四萬了。說五天後見話。第四次又派人，帶款交付，並對公保證手續。村裏看好了要買的軋花車子，余佳到買的管理機子的訓練班學習。

一直到第五次才把一架新軋花車子馱回去。

從這一軋花合作社的發展，了家羣衆解決「股子多少」問題，就必須解決下來能賺多少的，就是有利，和防止幹部估便宜一致的現象，劉縣長提出了：咱們這次羣衆實買機子，究竟為了個甚？除了康兒（過去當過村長）[illegible]過去工作沒有做好，弄

的說話羣衆不相信，藉此給羣衆解點事，慢慢工作起來外；余佳除冬季生產了貼自己的身子也出去；王子是，為了賺錢，餘子多了又怕鬧窮話；王子是，賊們把咱的村家搞的，咱們起來搞的給羣衆需要的，咱們起來，對全村有利，並且是從自己羣衆也講利益上出發，而且這需要和利益上的思想，給羣衆服務的思想不夠明確。帶著人多了得利就少了，的思想。劉縣長又提出：給羣衆辦事情，王子：劉與自己有利沒有了？

王子：過去外村的車子給咱村淨花，就出了工錢，與咱村沒利，就是咱的，可是咱們不就開一架車下予，好，了，工錢也就少了。如果只咱一架，工資就是說多少就是多少，那有咱們就少了？

余佳：事情就是那樣的事，不能一個人，比如我哥十幾個人，一斗米一口吃一口，就是我要買了一口，豬是一口，我看有利也喂了一口，咱發動老百姓也喂豬，咱也喂了一口，與老百姓有利，與咱有利，就是咱方便老百姓也方便。又比如我喂了豬，誰家也沒有，只要你想吃肉，要一千就一千，有兩個或三個，人家五百錢的，我要一千，

就實，人們就能吃肉。我不顧意讓羣衆喂豬，都就是不顧羣衆過好生活，這是特介石的思想，國民黨就是這種不顧羣衆的思想，我們堅決反對。

如山：對羣衆有利的幹部，都有利，對幹部有利的，不一定對羣衆有利。如發展紡織解決羣衆的穿衣，可是如果把咱的困難也解決了。羣衆（把咱兒）村幹部，把代購草的款買了羊，這是對咱兒有利，對羣衆就沒有利。我自己過去已計劃在行政村擔任常委幹部，把自己家裏地村長上，把我了，工作不願當一人的事，兩樣。這是沒有的工作，事情重要，就如屬家來生產吧，把地作務好，打上十二石穀子，可是把咱村的三個推動一下，也就是沒有利。咱村的工作搞好，我看就是咱們自私自已利益，不是羣衆利益，也沒有出（?）。

劉縣長希望幹部保證軋花車起來。大家謀利益，堅持團和生產合作。

軋花車開始在沙溝[illegible]時期，全村都歡喜，特別是十六戶股東。大家感謝幹部們，更感謝劉縣長。（完）

支援前綫

李[illegible]詞　石[illegible]曲

D=1　2/4

（愉快地）

6 65 556 1 | 5.3 51 | 1 1 6 56 55 | 1·6 1 |

2 25 51 | 6 535 1 1 | 3235 1·6 | 5 — |

1·6 55 | 3255 1-6 | 5 — ‖